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李敖文存

李敖作品精选



李敖作品精选

226.1/14

李敖文存

李敖作品精选



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



0018329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敖文存/李敖著.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1.11

ISBN 7-5057-1746-4

I. 李… II. 李…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5657 号

李敖文存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李敖著

李敖文存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书名	李敖文存
作者	台湾 李敖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排版	北京启迪利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61000 字
版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746-4/C·245
定价	16.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1997-0880

李敖文存

目 录

目

录

看谁文章写得好?(代序)	(5)
“李敖特写”破题	(11)
大慈大悲李敖菩萨	(12)
“我中华尚有人耶?”	(18)
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	(22)
当年老子如何如何	(28)
纠正于右任幻想出来的一段革命史	(34)
床上功夫	(38)
论和尚吃肉	(44)
写在居浩然《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后面	(50)
黄帝子孙的黄金观	(65)
中华大赌特赌史	(75)
且从青史看青楼	(87)

古书新见	(97)
这样笨，还要做强盗!	(101)
《左舜生选集》序	(116)
绝子如不见	(120)
附录 给李敖的回信(孟绝子)	(121)
伤心之地的文学	(123)
——我看《台湾文学全集》	
为他有那样的敌人而爱他	(124)

看谁文章写得好？

(代序)

十八年前我独居新店山脚，常在阴霾漫天的夜里，泛舟碧潭。那时候，整个碧潭是我的，碧潭的山水，一人夜游才勉强可看。一到白天晴天，人山人海一来，自然的风景，就一一都给杀掉，我就躲在每月租金二百元的小房里，改作文维生。

作文是成功中学小毛头写的，施珂大哥在那里教国文，看到许多国文老师懒得改作文，就代我承包过来，每本一元，多多益善。居然有好几班的作文，由我标到。做地下国文老师，收入不恶，精神却痛苦，因为每赚一元，就得跟狗屁文章纠缠至少三分钟。我是乐观的人，可是连改二十本下来，就人生乏味，并且连自己的文章也被熏得退步了，也被洗脑得做不好了！

我常常一边改一边想：什么原因使小毛头的文章写得这么要命？为什么文章竟写到千篇一律的滥套，写得甲跟乙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文章写得一点也没有个性、没有特色，而全是人云亦云的狗屁？

照笑话说，狗屁文章有三类：第一类是“放狗屁”，程度最轻，是人放狗屁，还不失为人；第二类是“狗放屁”，程度稍重，是狗在放屁，但并不整天放，只偶一为之；第三类是“放屁狗”，程度最重，是以放屁为常业，整天放屁，一放而不可止。由于中国人相信文章是大业、是盛事、是不朽的张本、是富贵的敲门砖、是“天地之精英，阴阳刚柔之发”，所以古往今来，文章特多，狗屁也就三类俱在，臭不可闻。

用狗屁来说明，实在不是骂人，而是一种评判标准。所谓文章，基本问题只是两个：一、你要表达什么？二、你表达得好不好？两个问题是二合一的，绝不能分开。古往今来，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谈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

实在不好。

糟糕的还不在文章不好，而在不好却不知道不好，还以为那是好。这就表示了，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以唐宋八大家而论，所谓行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轼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又如林琴南说他的文章是“史(记)汉(书)之遗”；古文大师章太炎却大骂林琴南吹牛，说林琴南的文章，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章太炎又说：“当世之文，惟王闿运为能尽雅，马通伯为能尽俗。”其实一切摊开，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坏问题，并无史汉传奇雅俗问题。文章的好坏标准，根本不在这里。

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他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这种新的标准，可以使我们立刻变得气象一新，开拓万古心胸，推倒千载豪杰。任何文章，如果它不能使我们读得起劲、看得痛快，就算是史汉的作者写的，又怎样呢？我们绝不可以看不下去一篇文章，却人云亦云地跟着说它

好，或歌颂作者是什么八大家几大家，我们该有这种气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就是狗屁！我们该敢说我们心里的话，当你被一篇烂文章烦得要死，你除了大骂狗屁，还能骂什么呢？

为什么中国文章中有这么多狗屁呢？这得先回顾一下中国文章史。

中国文章，一开始不是文章，而是“诗歌”，那是春秋以前的事。诗歌是当时白话和文言二合一的产物，当时的写作技巧很单调，最喜欢用单字重复来绘影绘声，描写黄莺，就来个“其鸣啾啾”；描写桃花，就来个“灼灼其华”，很少会变花样。我们读《诗经》，看到的，多是这类原始的表达法。

这类表达法转到战国以至汉朝，变为“辞赋”，辞赋开始变深了。那时候政府的命令是辞赋，命令下来，深得小公务员都看不懂，大家只好拖死狗。政府没办法，就奖励大家研究这些难念的古文，谁念得好，就给谁官做。这种奖励，就是科举的起源。有了科举，就可以凭写文章做大官，中国人这么喜欢写文章——写讨政府喜欢的文章，骨子里，其实有制度的背景和遗传在。现在的高普考大专联考，不过是科举的摩登化，片言点破，一切可如是观。

辞赋表达法带给中国文章大分裂，就是白话和文言的大分裂。这种分裂，到魏晋南北朝转为“骈文”，骈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做作极了。因为太做作，从隋唐到北宋，文章转为“古

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开始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作为好的表达的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老辈痛憎，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胡适等的白话文代领风骚，中国文章，自此正宗白话化。

不论多少老顽固老夫子抱残守缺，文言文是完了，文言文除了寿序、贺启、祭文、致敬电一套陈腔滥调外，已经愈来愈木乃伊，小毛头们没人要看文言文，也没人看得懂文言文，一切都得白话语译后，才勉强看看，应付考试和老师。但当考试和老师要作文的时候，小毛头就无法不狗屁。

狗屁的原因是：白话文的正宗基础太薄弱，胡适等人公开表示他们老一代的白话文是放小脚式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另一方面，白话文的起步一再误入歧途，它们走上“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旧的吗了呢派”、“新鸳鸯蝴蝶派”等错路上去，乍看起来，捧来捧

去，仿佛成功，实际情形却是做人成功，作文失败。小毛头们在这种文风里长大，自然种屁得屁，要他们写出不受污染的清新之作，又奇迹何来？

奇迹来自李敖这边。白话文在李敖手里，已经出神入化。在中国传说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必有不世出的人出世，因此我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深信，我这一辈子，其他的功德都不算，光凭好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

“我纵笔所至不检束”，把白话文写得气象万千、光芒万丈，这种中国功夫，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为了给这种中国功夫最新举证，我特别印了两本书——《李敖文存》和《李敖文存二集》，交给“四季”出版、“忠佑”发行，我希望小毛头人手一册，大力见习。说不定有一天，突然出了怪胎变种，把我推翻，那时候，自然我要让贤，把五百年打个折扣。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四日

《中国时报》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

“李敖特写”破题

“李敖特写”别名“放下屠刀”，就好像高信疆别名高上秦一样。上秦为专栏起了这么含义深远的名字，他的眼光、他的慈悲、他的期许、他的心惊胆战，都表露无遗。

我希望我真的“放下屠刀”，我希望我的敌人都是我的朋友，免得我另开“西化屠宰场”；我希望我的朋友崇拜我、追随我，享受“过屠门而大嚼”的乐趣，不要动摇、不要七嘴八舌。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日

大慈大悲李敖菩萨

• 李敖文存

有的人虽然活着，其实被视同已死；有的人虽然死了，其实还整天活着；有的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其实不死不活。

第一种是“活死人”；第二种是“死活人”；第三种是“人活死”。

生活在苦难里的人，都是“人活死”；死了还不断闹人的人，都是“死活人”；活着却被视同已死的人，都是“活死人”。

我从“大作家”变为“大坐牢家”以后，每个星期，如不下雨，有四次“太阳见我十分钟”的机会。我斗室独居，偶尔放风时，会碰到新来的泪流满面的满口喊冤的小市民。我因为资深、因为德高望重，被目为“大龙头”，常常被小市民请教。小市民只知道我是龙头老大，并不一

定知道李敖是老几。常常在十分钟的请教过程里，我得到一点外面的消息。

有一次，一位非常爱哭的小市民，走到我身边，请我代他研判案情，研判过了，“闲话家常”，他忽然说：

“有一个大文学家叫李敖的，你知道吗？”我说：“那个王八蛋吗？他怎么了？”他惋惜地说：“他死了！跟北一女的一个漂亮女学生一起殉情了！”他一边说，一边还哭了起来。

这就叫“活死人”。

这个“人活死”的小市民实在可恶，在我霉运不脱时候给我杠上开花，真该判他十年。唯一情有可悯的倒是他这一番禁园情泪和他为我精选的这么一个美丽的死法。

我万劫归来以后，一天真碰到“北一女的一个漂亮女学生”，她发现我是李敖，为之惊呼：“李敖？李敖？你是李敖！看到你，就好像看到了明太祖！”

这就叫“活死人”。

看这样，李敖真得死了，李敖不死，明太祖缺货，北一女历史老师回家家。

人间有许多人，常常在你以为他“活死人”了的时候，突然“复出”。德国的艾德诺被人以为“活死人”了，他却在十六年后，东山再起；法国的戴高乐被人以为“活死人”了，他却在十二年后，再起东山。艾德诺“活死人”的时候，他隐居在修道院里种花；戴高乐“活死人”的时候，他隐居在巴黎郊外最后一幢房子，自我肯定自己。

自我肯定自己，这最重要。“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此之谓大丈夫。”

大丈夫不能靠别人掌声活，大丈夫自己给自己鼓掌。大丈夫不怕别人封锁他——人能从容把自己封锁的人，没人封锁得了他。

中国伟大的特立独行者，大丈夫王安石，曾写过一首七绝小诗《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李敖文存

这是何等孤高、何等卓绝、何等气魄！我不怕你们浮云挡我，并不因为浮云挡我我就不存在，我好得很、我最高。

历史证明了艾德诺最高、戴高乐最高、王安石最高……每一个高的，都矮不了；每一个能矮的，都不是真高。

真高？难道高有真假？有。真高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内心深处，必须“看破红尘”：要悲观、要淡泊、要宁静、要出世、要感到四大皆空、要了解诸行无常、要学会哲学家巴斯噶那样：“我认识的人愈多，我愈喜欢狗！”

红尘看破了，是不是就跑到山林里、古庙里、低眉合十，整天念念有词，了此残生，就算完了呢？是不是人生如梦，既昭然若揭，就“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一番，就